

现代汉语程度范畴研究述评

陶媛丽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汉语学界关于程度范畴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程度范畴的研究重心是性质量程度的表达法, 而且主要是通过程度副词和形容词的体现的; 另一方面, 关于程度范畴的系统研究。据此我们归纳出程度范畴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除“性质量”之外, 诸如物量、时间量、空间量、动作量和语势等量的层级表现即关于它们的程度表达研究, 几乎没人涉及; 第二, 现有的程度范畴研究主要是通过程度副词和形容词的量级表现体现的, 对程度范畴的系统研究很少见。这也给程度范畴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关键词: 现代汉语; 程度范畴; 述评

中图分类号: H13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5-0714-04

目前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是范畴研究, 如量范畴、工具范畴、致使范畴、比较范畴、空间范畴等研究。学界对程度范畴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程度范畴的研究重心是性质量程度的表达研究, 而这主要是通过程度副词和形容词的研究体现出来的; 二是关于程度范畴的系统研究。

一、程度范畴的研究重心: 性质量程度的表达法

我国最早明确研究“程度范畴”的当属吕叔湘。他(1942)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将“表达论”分为两部分: “范畴”和“关系”, 并将“程度”作为“数量”范畴的一个次范畴。他还按照所表程度的高低, 列举了一些程度表达方式, 但遗憾的是没有对其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此后的一些专著论文一般都只在讨论程度副词时才研究“程度”, 并没有对程度范畴进行系统的研究。关于程度范畴表达方式的研究, 大家关注的焦点是程度副词。

(一) “程度副词”的性质量程度表达研究

程度副词研究的成果颇丰。关于程度副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程度副词的类别特征, 包括程度副词的性质、范围、分类、句法功能等; 二是对个别程度副词的个性特征的研究, 或者通过比较显示若干程度副词的特性。关于程度副词性质研究的如蔺璜(2003)的《程度副词的特点范围与分类》; 关

于程度副词范围研究的如: 赵元任(1979)的《汉语口语语法》、徐晶凝(1998)的《关于程度副词的对外汉语教学》、张谊生(2000)的《程度副词充当补语的多维考察》、肖奚强(2003)的《相对程度副词句法语义分析》等; 关于程度副词分类的研究如周小兵(1995)的《论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 关于程度副词句法功能的研究如: 张谊生(1996)的《名词的语义基础及功能转化与副词修饰名词》、张伯江(1996)的《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夏齐富(1996)的《程度副词再分类试探》、张谊生(1997)的《名词的语义基础及功能转化与副词修饰名词(续)》、储泽祥(1997)的《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王红斌(1998)的《绝对程度副词与心理动词组合后所出现的程度义空范畴》、郝琳(1999)的《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的认知解释》、张谊生(2000)的《程度副词充当补语的多维考察》、邱凌(2002)的《“程度副词+名词”与潜语言的显性化》、任芝镔(2003)的《“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语义分析》、李敏(2003)的《名词与程度副词组合的语义制约》、邵敬敏和吴立红(2005)的《“副+名”组合与语义指向新品种》等。关于程度副词个案研究的如陆俭明(1981)、马真(1985)的《现代汉语虚词散论》, 其中有多篇涉及到个别程度副词研究的文章, 如《“还”和“更”》《关于表示程度浅的副词“还”》《“更加”和“越发”》等, 以及马真(1991)的《普通话里的程度副词“很、挺、怪、老”》、于奉知(1998)的《“更”字句的语义、语用分析》、储泽祥、肖扬和曾庆香(1999)的《通比性的“很”字

结构》、杨云(1999)的《不受程度副词“很”修饰的心理动词》、邢福义(2000)的《“最”义级层的多个体涵量》、王静(2003)的《“很”的语法化过程》等。

学界在研究程度副词的句法功能或某个程度副词的特征时,可能会提到程度副词可与表性质的某些单位组合,如肖奚强在《相对程度副词句法语义分析》中提到“程度副词经常用来修饰形容词或心理动词,表示不同的程度”^[1];又如张谊生在《名词的语义基础及功能转化与副词修饰名词(续)》中提到“要想使名词的指称功能性状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名词前面附加程度副词,并且让这种副名结构充当谓语、述语或状语、补语、定语等表述成分或修饰成分。这样,以名词的性状化为基础的副名结构就形成了”。^[2]所形成的副名结构一方面使名词的指称功能性状化,同时也表达了该性状的相应程度义;马真在《普通话里的程度副词“很、挺、怪、老”》中提到“很、挺、怪、老”这组程度副词的共同点,“从意义上看,都表示程度深,或者说程度高”^[3],并对它们的用法作了比较,如“很、挺、怪、老”都能修饰形容词,但范围宽窄不同;储泽祥、肖扬和曾庆香在《通比性的“很”字结构》提到,可受“很”修饰的V、VO、不VP、A、不A、N,有个共同的特征:一般都是表示性质和状态。如可受“很”修饰的V、VO、不VP,所表示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示心态(包括心理、态度、感受),如“很恨他”“很反对”“很烫”;表示功能(包括作用、能力),如“很起作用/很吃油/很解决问题/很影响别人”“很(不)会说话”;表示性质,如“很(不)听话/很像他”等。心态、功能、性质可以归结为性状。可受“很”修饰的N,表现的也是性状细节,如“很小儿科”,“小儿科”的性状细节是“小、初级阶段、容易、瞧不起”等^[4]。这些研究都与程度范畴的表达形式相关,但程度副词与表性质的某些单位如形容词组合,说到底只是程度范畴形式化手段中的部分内容。

(二)“形容词”的性质量程度表达研究

虽然李宇明(1999)承认“程度”是一个语义范畴,他在《程度与否定》中指出:“程度和否定是两个不同的‘语义·语法’范畴。程度范畴主要通过程度副词和其他具程度意义的词语、结构等手段来表现”^[5],但遗憾的是,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李宇明(2000)的《汉语量范畴研究》在论述量的范畴系统时提到了“级次量”,认为级次在语言中的主要作用是显示等级和排列顺序^[6],这与程度范畴有一定的联系,可惜没有详细论述级次量在语言运用中究竟是如何表达的,该著作在“形容词语的级次”和“复叠的意义”中分别谈到了形容词的绝对级次和相

对级次的表达法、形容词和副词的复叠,但这些只是程度范畴表达形式中的若干种。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形容词表程度的研究,如陆俭明(1989)的《说量度形容词》、宋玉柱(1995)的《汉语形容词没有“级”范畴》、李宇明(1996,1997)的《论形容词的级次》和《形容词的否定式及其级次问题》、李宇明(1999)的《程度与否定》认为状态形容词和形容词的重叠形式能表程度、张国宪(2000)的《形容词的记量》、李亚男(2000)的《略论现代汉语形容词比较级最高级意义表达式》、武玉芳(2003)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的量性特征》、王国栓(2004)的《汉语形容词AA式重叠与量范畴》、李劲荣(2006)的《状态形容词的量级等级》和《ABB式状态形容词的量级表现及其原因》、姚占龙(2006)的《同根ABB式状态形容词及其量级考察》等。另外,张亚军(2002)的《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也讨论过“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所体现的程度义”,认为“形容词通过重叠手段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形容词所表示的程度量,使形容词所具有的性质量固化。从语义上看,它的主要功能由表示性质转化为表示状态,具有描状作用。”^[7]

有关程度范畴的其他表达手段的研究不多,但亦可零星见于一些论文专著中。如尹润蓂(1987)的《汉语中一些表程度的方式》提到“形容词/动词+得—A(出奇,慌,够瞧的)”“形容词+B(着呢,到家了)”可表程度;张亚军(2002)的《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讨论过“与特定的语气伴生的程度义”。

王洁(2007)的《表量级递推的“N中的N”》提出“N中的N”的语法意义是性质质的量级递推,该格式要求其中的名词具有一定的性质义,这些名词通过不同的性质义凸显方式进入该格式。“N中的N”主要分布于表语位置而呈现出无指特征,具有一定的陈述性,语用上实现了两次有递推关系的双项比较^[8]。说明“N中的N”这一固定格式具有表性质程度义的功能,可以说,它也是程度范畴的表达形式之一。

由上述可知,目前关于程度范畴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性质量程度的表达研究,而且主要是通过程度副词和形容词的相关研究体现出来的。汉语学界对程度范畴中其他量的程度表达研究关注不多,只有少数论文涉及。

齐沪扬(1998)在其专著《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中,描写了汉语的空间系统以及空间量的一些表达形式,不过对空间量层级表现的表达形式没有论及。

学界也有某些对物量、空间量等程度表达法的研究,如:王伟(2004,2006,2006)的《并列结构中名词性成分的语义量级类型》《句法手段对名词性并列

结构中语义量级的强制》和《名词性并列结构中语义量级的句法投射》，王洁（2007）的《“至少”的“量级模型”考察》等。

除此之外，有些学者在论及句法结构排列规则时对物量、空间量等的程度表达问题有所提及。如廖秋忠（1992）的《现代汉语并列名词性成分的顺序》、杨平龙（2000）的《浅谈现代汉语并列结构各项的排列顺序》、吴阳（2003）的《英汉并列结构的语序对比及翻译》、张怡春（2003）的《并列结构中并列项的句法结构和序列》、高琴（2004）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的语序考察》等。

二、关于程度范畴的系统研究

对现代汉语程度范畴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界涉及不多。据我们所收集的材料，以“程度范畴”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较系统研究的仅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是：《现代汉语程度范畴表达方式的考察研究》（2002）、《论现代汉语的程度范畴》（2004）和《程度范畴的韩汉对比研究》（2005）。

《现代汉语程度范畴表达方式的考察研究》主要针对对外汉语教学中出现的一些偏误，对现代汉语中有关程度范畴的表达方式进行了描写和分析，认为现代汉语程度范畴表达方式主要有六种：程度副词（状语）、程度补语、指示代词+形容词、形容词完全重叠式、句式/固定格式以及修辞手法的运用，并对此进行了定量分析，还得出“使用指示代词+性质形容词和句型、固定格式表达程度范畴的比例高于形容词完全重叠式”的结论^[9]。遗憾的是，作者对程度范畴的表达方式概括得不完整、程度范畴表达手段的归纳标准不一，且在具体分析过程中，绝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程度副词的，对其他表达手段没有深入探讨。该文在描写程度范畴的各种表达方式时，其内容安排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未能构建一个较为科学的现代汉语程度范畴表达系统。

《论现代汉语的程度范畴》主要介绍了程度范畴的语义特性和次范畴^[10]，在探讨程度范畴的表达手段时主要介绍的是程度副词，没有探讨其他表达手段。

《程度范畴的韩汉对比研究》主要就汉语中能表程度的程度副词之表达法与韩语程度表达法进行对比^[11]，对汉语程度范畴的其他表达方式没有涉及。另外，吴立红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组合研究》在“导论”部分提到了“程度范畴”的相关内容，但本文主要是对程度副词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词的组合进行研究，对程度范畴的其他表达形式未

进行探讨。

有关程度范畴研究的专著也未见面世。

三、程度范畴研究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关于程度范畴研究现状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出，程度范畴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除“性质量”之外，诸如物量、时间量、空间量、动作量和语势等量的层级表现即关于它们的程度表达研究，几乎没人涉及。即使是关于这些量的程度表达法的零散研究也很少见到，只有几篇文章在谈到有关问题时从侧面涉及了物量、空间量等量的程度表达法。

（2）现有的程度范畴研究主要是通过程度副词和形容词的量级表现体现的，对程度范畴的系统研究很少见。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程度范畴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有很多问题还有待系统、深入研究，例如程度范畴是如何语言化的？除了前人时贤提到的表达方式之外，还有无其他手段？程度范畴对语法、语用会产生什么影响？对外汉语的程度范畴教学该怎样进行？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 [1] 肖奚强. 相对程度副词句法语义分析[J]. 南京师大学报, 2003, (6): 144-150.
- [2] 张谊生. 名词的语义基础及功能转化与副词修饰名词(续)[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7, (1): 135-142.
- [3] 马真. 普通话里的程度副词“很”、“挺”、“怪”、“老”[J]. 汉语学习, 1991, (2): 8-13.
- [4] 储泽祥, 肖扬, 曾庆香. 通比性的“很”字结构[J]. 世界汉语教学, 1999, (1): 36-44.
- [5] 李宇明. 程度与否定[J]. 世界汉语教学, 1999, (1): 28-35.
- [6] 李宇明. 汉语量范畴研究[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64-66.
- [7] 张亚军. 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129.
- [8] 王洁. 表量级递推的“N中的N”[J]. 广西社会科学, 2007, (5): 145-148.
- [9] 王天虹. 现代汉语程度范畴表达方式的考察研究[D].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2.
- [10] 李琳. 论现代汉语的程度范畴[D].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 [11] 朴银周. 程度范畴的韩汉对比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f the modern Chinese degree-category

TAO Aili

(School of literature , th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degree-categor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in Chinese. On the one hand, the focus of degree-category research is on the quality of degree-category expression, mainly by the degree of adverbs and adjectives embodie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bout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f degree-category. Based on which, we could conclude two problems as follows: first, the hierarchy expressions of the quantity、the temporal quantity、the spatial quantity、the action quantity and the mood quantity are rarely researched except the quantity hierarchy expression. Second, researches relating to the degree category, mainly focus on the adverbs of degree and adjectives, do not pay attention on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f degree category. These problems suggests what we should do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degree-category; review

[编辑：汪晓]

(上接 713 页)

参考文献:

- | | |
|--|--|
| <p>[1]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817</p> <p>[2] 张世禄. 中国古音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3. 22-24.</p> | <p>[3] 周祖谟. 问学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17</p> <p>[4] 吴棫. 宋本韵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122.</p> <p>[5] 陈第. 毛诗古音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p> <p>[6] 张民权. 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下)[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155-156.</p> |
|--|--|

The material of harmonic sound in Chen Di's study of the ancient phonology

LIU Qingso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Wu Yu and others had known to seek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on the basis of harmonic Chinese characters. In Ming dynasty Chen Di based on more extensive use of harmonic sound material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It furtherly proved that harmonic sound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research and revealed harmonic sounds in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说文解字) and the rhyme in the Book of Songs (诗经) which had close relation on speech-sounds. It is wrong for later scholars to believe that Chen Di ignored the harmonic sounds during his study of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Key words: Chen Di; ancient speech-sounds,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rmonic acoustic materials

[编辑：汪晓]